

◎當代先鋒小說讀本

序類之關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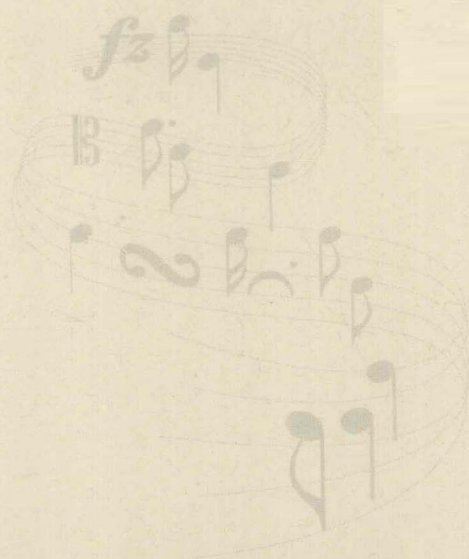
杜冰冰 著



香港藝苑出版社



序類之關於



序類之關於（小說）

作者：杜冰冰

出版：香港藝苑出版社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325號

成品尺寸：152 × 230

印張：17.375

字數：200千字

版次：2009年7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ISBN：978-988-18375-2-3

定價：50港幣

監制：

蕭揚

責任編輯：

鄭衛東

康麗

裝幀設計：

吳子琪

艾雅雅

劉曼利



作者：杜冰冰 1992年大學中文系畢業，現就職於北京某報社。

13歲開始寫作，2002——2005就學于電影學院研究生班導演專業。

1999年藝術作品參加北京的“從中國出發新藝術展”

1999年藝術作品參加香港的“傳媒的干預——中國觀念藝術展”

——以此書獻給人類21世紀千年之輪



目 录

ONTENT

001	第一章 突然
033	第二章 二氧化碳無處不在
059	第三章 摩擦力
087	第四章 我愛釋迦牟尼王子
119	第五章 城市一天之藏龍卧虎
151	第六章 潮流是不可阻擋的
179	第七章 木馬計與游擊戰
189	第八章 國家
235	第九章 有時

序 類 之 關 於

突 然

突 然

一定有什麼移動了，在我不知道的時候。

怎樣悄然、騰挪輾轉，是否幻化、浸染、勾連、潛隱、倒轉，乃至退進圈劃、招招作樣；是由內向外的緩涌還是外部的轟然驟改，無從觸摸，時時都在。每個毛孔的充滿。對分子成分的懷疑。

我聽到過它咔嚓斷裂的聲音嗎？它是否給過我暗示？它曾擦着我的衣角而過，給了我一個神秘雋永的眼神嗎？它怎樣占據和呈示，它的尺寸範疇、質地頻幅如何，它拉伸的曲度和方向呢？它籠罩嗎？它省略嗎？它延展前後嗎？它龐然大物還是細若游絲，寒冷或溫暖，清碎并滯重？侵襲抑或退避？疏松又板結？毀損還是成全……

是有什麼移動了，在我沒注意的瞬間。

這是一場突然的襲擊，全面的崩潰，令人猝不及防，就好像是我的行為藝術使世界變了樣。

在此之前我做了這樣一件行為藝術：

我用8個月的時間在香山的森林中過與世隔絕的生活（住在孤絕的林中小屋，儲備了足夠的衣食品），斷絕與外界的一切通訊聯系，由助手小萍用DV機作全程記錄。我每月采集自己的月經血塗染在不同種類樣式的木石、樹葉、花草之上，并根據農歷節氣時令記載這些痕迹的不同狀態和微妙變化。如，今日白露：狀似魚弋，紋色淺雅，天機暗藏，風過後，似有歌，暗轉……等等。我使用化學的方法，用各種試劑對月經血的反應進行呈現；用物理的方法測量它的重量和流向。我力圖從人類學、宇宙學、自然學、心理學、社會學、民俗學、邏輯學乃至經濟軍事法律等各個角度從宏觀到微觀對之進行全方位立體的研究，再結合星相、奇門遁甲、易經、黃帝內經、塔羅牌、天干地支等，仔細勘算記錄其溫度濕度濃淡形狀方位……月經期外的“行為”中我還做如下事情：

首先我唱歌，這要根據天氣星相狀態濕度氣味的不同而不同：有時是美聲，通天入地近觸神靈（部分為歌劇中的咏嘆調）；有時是民族式，橫過山巒掃蕩寂寥；間或綴以靈歌、說唱之痕迹，更多時候搖滾（自己一會兒吉他一會兒打鼓），與現在流行的一類有些相像，即用自己的發音器官竭力發出一切能發的聲音：含混與驚叫夾雜，話語與樂音并置，哈欠與嘆息同在，抽搐伴溫柔，妖媚隨狂野，與跳大神相類，但我自認是吸收了它的

精華。漸漸發現自己的聲音向嬌嫩型性感逼進，這是為什麼呢？我也低沉磁啞來着，原本我更推崇這類聲綫的。現在自己的個性化搖滾就這樣出現了：嬌嫩怪异性感的發聲，有點說唱乃至日本狂言劇之踪影，雜以印度音樂色彩，再輔之深廣之美聲；氣息流動的聲音，阻礙氣流的聲音，喘氣、氣喘及喘不上來氣的聲音……琳琅滿目、百樣雜陳，諸種方式組合的節奏與音素，每天隨氛境的不同將之不斷即興制造下去。

我還跳舞：先是芭蕾舞，因從小受訓，所以先跳的部分古典正宗，與公主、天鵝有關；接着是傣舞、阿拉伯舞等；然後脫鞋光腳在空地上折騰現代及后后現代舞：弧形、斜邊、鈍角、繞轉、抬俯、摔、爬、抖等，不斷發現、突破肢體慣性的限制與程序，靈與形的飛游和出離；通常還會涉及太極、瑜珈和氣功……也有很多時候聲音與動作并行，效果非常。

從7月底的大暑開始，經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春節、立春、雨水、驚蟄至3月的春分結束，歷夏秋冬春四季。這就是叫作《8個月的隔絕與痕迹》的“行為藝術”。

西西每天要重複幾個單調的動作以作為一天儀式的開始。根據月經的陰晴圓缺力圖尋求一種規律的估證。她記錄她的飲食消化運動禱告也記錄她的呵欠與其它，一切都不可或缺。她帶了各種玻璃試皿，對經血的各種化學反應、物理變化做了詳盡的記錄。西西計算天干地支、方位、信息，對環境進行全方位的嗅

聞和溶入，她沉思靜坐，思想空遠，與神和萬物交流；涉河圖洛書、八卦、天象、星象、原始文字……記錄8個月內天、地、人（自身）的變化。

開始，寂寞是難以忍受的，即便有小萍和她的DV機。西西對着鏡頭說話，把它當成交流與反證自己存在的對象。她發表演講，論述問題，匯報研究結果……後來她也把鏡頭掉轉過來拍小萍，拍樹木、草叢、山野河流、光綫、季節、路過的松鼠、蝴蝶和鳥蟲。在這漫長與世隔絕的日子，她靠鏡頭、日記來確認、盛載一切，包括思念、包括呼吸、包括存在。她和向東相約彼此每天寫信，等8個月后將這些未寄出的信交給對方。這些步驟也算作行為藝術的一部分。

再後來西西隨環境一點點安靜下來，她每天像古代高僧一樣靜坐，時間由短到長，聲音與肢體的動作越來越少，內心却愈加安適了。

第一次見到向東是在5年前的一次行為藝術party上，當時西西正與幾個朋友邊自助取食邊聊天，忽然感到左側有光，是照亮一切的那種，色橘黃，溫暖。轉過身來，是他，披着燦爛的燈光出現，就像太陽降臨，他紛披飛舞的長發閃爍着星星的光彩，如電影中的慢鏡，他向這兒飄然走來，一招一式都是傳奇，好像耶穌。當時西西正將某種食物送向口腔的中途，他的出現使她的動作停頓了很多秒，世界一片空白。他走過來，裹挾着他的青春呼嘯而來，咋吧吧呼呼作響。準確地說，西西和向東中了電，產生了強烈的物理化學反應，他與她都聽到了彼此被電得劈哩啪啦的

聲音：西西差點兒碰掉一個杯子，向東幾乎摔了一跤。這時外在的一切都成為被虛掉的背景和聲音，無論他與她的目光落在什麼方位、心中的焦距都只對准對方，再也沒有停止。兩人如同站在一茫茫星球上，周圍的人群消隱了，只有她，只有他，世界仿佛僅因為她、他而存在。

幾個行為藝術進行得轟轟烈烈，如火如荼：牆已被鑿穿了，西西和向東在相互凝視；墨汁潑完了，幾絡墨還淋到倆人的頭上，西西和向東在相互凝視；那個藝術家已脫光了衣服，在呈現深邃的哲學意味，西西和向東相互凝視……在行為藝術血雨腥風的背景下，西西與向東進行了一場在當今快餐時代罕見的古典式愛情。

西西有戀愛恐懼症，曾有一個男藝術家追西西不成，當着她的面剝掉了他自己的一節小手指，西西受到刺激，很長時間都躲避情感，直到遇見向東。盡管有時他的激情幾乎能將西西刮倒、吞沒，但向東確是藝術圈中她見過的最有教養的男人。在這個驚悚藝術時代，作為藝術家的西西一度並不被人看好，西西的問題是過于文雅，她的身心深處停留着古典芭蕾的余韻，缺少這個時代藝術家流行的“狠”、“酷”。有一次展覽的某作品是一個死人的手臂挂在空中，當那支暗皺的浸透防腐劑的胳膊，赫然呈現在西西的面前，加上天氣炎熱，西西竟眼前一黑什麼都不知道了（也許這讓她想起那男藝術家的斷指吧），有的人以此認為她與一優秀的女藝術家尚有距離。

當時參加藝術家們的聚會要有足够的心理準備，因為隨時有

可能被人當成行為藝術的道具。如在一個朋友的生日聚會上，現場就有一不請自來的藝術家突然將蛋糕摔到很多人身上，惹起大家不滿，打起架來，現場一片混亂。事後那個事件制造者仰着被揍得烏青腫脹的臉，得意地宣稱自己的此件行為藝術作品圓滿成功。

在這個“狠”、“酷”年代，還有的藝術家以自殺而死作為自己的最后一件作品。

也許因為從小一直被呵護着長大，周圍都是贊美擁護之聲，西西有些自戀，有時她常常望着鏡子中美麗的自己入迷。她要的是那種無條件的從起點開始的愛，比如即便她是一粒塵埃，她的愛人也無條件愛她。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她是塵埃她的愛人怎麼可能認出她，除非她的愛人也是一粒塵埃。但她就是這樣想的。

西西穿過各種形塑的密密的男人叢林的攔擋，終於見到了向東這份與她嚴絲合縫的愛情。向東如夢幻一般震撼性地出現在她的面前，幸福如此突然窒息般向她襲來。

西西：當我遇到你時，我正在擔心世界將從我的面前一下子消失。

對於向東來說，歷經多種情感誤區的左右轉后，見到西西，他一下子停了下來，他像浮士德一樣心滿意足地停了下來，他不管不顧地一頭扎了過來，燃燒釋放着自己全部的激情。人一生中真正徹底蝕骨的投入往往只有這麼一次。他愛她美麗的小靈魂，

她這清秀的落入凡間的精靈，她的質地如此純正優雅，她深情的雙眸、高貴的鼻子、音樂般韵味無窮的唇角，天鵝般的頸項，柔和尖巧的下頷，她迷人的塞壬一樣令人無法抗拒的聲音……他不知西西是否是世上最美的女人，但他知道西西就是他夢中的那個人，最合他心意的那個人，就是他想象過的那個人，他沒想到世界上是真的有這個人的，看見她，他就覺得感動了，爲世界上真有這樣一個人而感動得哭了。他說西西有一種強烈吸引他的x因素，這個因素在其它女孩身上很難找到。他一看見她的臉就想吻，一聽到她的聲音心裏就發顫。

兩人的目光一碰到一起，就知道有事情要發生了，就知道一切都將決定，一定是這樣了，沒有別的選擇。這樣強烈，如醍醐灌頂，如山崩地裂，一切在悄無聲息中進行。沒想到世上真有這種情感讓人如此魂不守舍，如此忘我，甚至失去自我。擁有彼此，兩人覺得自己的生命一下子有了重量和理由。

那段時間社會流行“痞子男”和“酷女”，她不喜歡“痞子男”，他不喜歡“酷女”，於是西西、向東這兩個有“潔淨癖”的男女就這樣志同道合地走到了一起。

對向東和西西而言，愛情從未像現在這樣從喉嚨中衝口而出，這是一種充分的愛情，這樣深切的愛情，分毫不差的契合，如此天衣無縫。這樣衝破肌膚的吶喊，決堤的激情，什麼也不能阻擋這由內而外深切的歡樂，這由內而外深切的愛情。彼此的引力如此強大，將兩人席卷而去合二爲一。他與她有時處于一種幸福的昏迷，幸福得恐怕不真實，幸福得擔心世界會一下子從眼前

消失。兩人在彼此的青春中游弋。青春的空氣如朝露沁入彼此的身心。靈魂中時刻轟響着對方的名字，渾身上下被一股甜蜜的氣流充滿。兩人的心靈從未像今天這樣柔軟、這樣聖潔，這樣時時盈滿了泪水。

向東愛上西西后冒生命危險做了一個行為叫《獻給西西》，在實施行為中差點死去，而西西誤聞向東已死便自殺殉情，活過來的向東得知西西爲他而死，便又要去死，幸好結局是倆人都活了下來，成爲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成活版。

向東與西西僅僅目光交流就用了整整1年時間，那樣的深情流轉、九曲回腸，極大增稠了空氣中電波的含量。相互試探、七上八下、你來我往、撕心裂肺，像羅蜜歐與朱麗葉一樣相互殉情又用了1年時間。然后是如膠似漆像牛皮糖一樣粘着，然后是感謝：感謝上帝，感謝生育了彼此的家庭、祖先，感謝每一個使對方生命成型的偶合與機緣，感謝他與她的相遇，感謝兩人殉情之后還能活着，感謝兩人因對方明白了自己此生的意義。這場生死之戀使用了他與她全部的青春激情、全部的身心生命。這情感沁入骨髓、力透紙背、昏天黑地、飛沙走石、星移鬥轉、海枯石爛。如果世上只剩一對戀人忠貞不渝，相信就會是向東與西西。在遇到彼此之前，西西和向東都認爲自己這輩子不會結婚，但現在他與她相愛得不知道該怎麼辦了：于是兩人打算在西西8個月“行為”之后結婚——也許這種最世俗的方式才能給他與她的情感加上某種符號、體現深刻的表達，把兩個人的生命緊緊合而爲一。

西西與向東一起制作作品，兩人總是做動靜很大的藝術，做了聲光電多媒體控制等。西西與向東要將這個城市做成一個巨大無比的藝術。她與他先是用特制布料整個包紮了天安門，包了中南海，包了景山，包了所有能包的東西，接着又做關於拆的行爲。

他們做的那件叫《表情》的作品曾在社會上轟動一時，還獲了世界某雙年展大獎。《表情》：拍下社會中各類各階層男人陰莖的不同狀態（它是充滿表情的，有它自己的語言），再拍下這些人的面孔，將之混放，讓觀者自己猜測、思考。每個陰莖的表情與每個人面孔的關係。很多人的陰莖與其外在的神色密切相關，也有一些人的陰莖與其外表形成強烈的甚至不可能的反差，完全出乎人的意外。向東難得地說服了社會各階層從民工到白領乃至世界各國領導人參加此作品，引起極大轟動。後來向東與西西發現自己進入了統計學、社會學、心理學、生理學等紛紜無盡的領域，涉入各行業的統計比率及特例。

他和她還進行過兩個人的戲劇，更準確地說是兩個人的持續性行爲藝術。

西西與向東被稱爲行爲藝術、裝置藝術、地景藝術、影像等跨媒藝術家。

他與她也時常分開，分別去完成各自的作品。每次時間空間的分離都使兩人如生離死別一樣愈加珍視彼此。

在創作的過程中，兩人幸福而亢奮，一致認爲吃飯睡覺是很繁瑣的事情，他與她認真地討論這樣一個問題：人這個物種爲什

麼每天要吃那麼多次飯。如果人根本不用吃飯不用睡覺該多好。很多動物如冬眠的動物可以半年時間不怎麼吃東西的。人為什麼沒有進化得更簡潔更純粹一些，瑣碎的吃喝拉撒永遠影響着人向更高的純粹精神飛升。

結束漫長的“行爲”，終於回家了。我和小萍爲完成任務而擁別。小萍是因失去男友而自願“隔絕”8個月的，現在我們要重返人群了。

進了城，感覺却有些陌生。

有什麼不對了嗎？好像沒有。前年就是這個樣子，冬天還未徹底到來（那時才11月中旬），迎春花就開了（有照片爲證），這是一個季節倒錯的時代。

現在3月這個春天來臨的季節，初開的桃花仍像往年一樣陳舊。記得小時候初春的桃花都是鮮嫩嬌艷的，不知從哪年起，初春發芽的桃花和柳枝都是那麼老氣橫秋、無精打采、蔫蔫舊舊的樣子，好像從一出生就是陳舊的。什麼原因呢：激素催的？風塵太大？……總之，春天顯得很舊。剛一開的桃花就是50歲的，春天也是50歲的。

很多人戴着口罩，這有點不一般，空氣中有種說不出的微妙。

一不男不女的人打着手指響向這邊瞄了幾眼。

有個民工樣的，頻頻甩頭、回頭，視線並未聚焦……